

三國志 目錄 魏志

卷一之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65)		
函號	別	10	1

漢書
特十号丙
一八三六號
共五口





三國志目錄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康熙二十五年國子監祭酒臣常錫布祭酒加一級臣翁叔元司業臣宋古渾

司業加一級臣達爾司業臣彭定求學正臣王默典籍臣程大畢奉

旨重校脩

魏志

卷第一

武帝操

卷第二

文帝还

卷第三

明帝魯

卷第四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卷第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卷第六

董卓李催
郭汜

袁紹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卷第七

呂布

張邈陳登

臧洪陳容

卷第八

公孫贊

陶謙

張楊

公孫度子康
康子晃
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卷第九

夏侯惇 韓浩史渙

曹仁 弟純

曹休 子肇

夏侯尚 子玄

夏侯淵

曹洪

曹真 子爽義 弟 鄧颺 丁謚 畢軌 李勝 桓範

卷第十

荀彧 子揮 翼 孫 覲

賈詡

荀攸

卷第十一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張璠 王烈 焦光

卷第十二

崔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卷第十三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卷第十四

程昱

字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卷第十五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子充

李孚

卷第十六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鄭渾

倉慈

卷第十七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卷第十八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閻溫

張英

張恭

恭子就

卷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鄧哀王冲

相殤王鑠

燕王宇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泰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濟陽懷王玟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士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郁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子均

廣都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毅

齊哀王協

北海悼王獲

東武陽懷王鑿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哀王邕

清河悼王賁

廣平哀王儼

卷第二十一

王粲

徐綸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楊脩 荀綽

路綽

嵇康 桓威

阮籍

丁儀

衛顗

潘勗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夏侯惠

孫該

杜擘

傅嘏

蘇林

韋誕

卷第二十二

栢階

陳矯

衛臻

卷第二十三

和洽

楊俊

趙儼

卷第二十四

韓暨

高柔

王觀

卷第二十五

辛毗

高堂隆

棧藉

卷第二十六

滿寵

牽招

卷第二十七

徐邈

陳羣

子泰

徐宣

盧毓

常林

杜襲

裴潛

子秀

崔林

孫禮

楊阜

田豫

郭淮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卷第二十八

王凌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卷第二十九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卷第三十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馬韓

高句麗
辰韓

東沃沮
弁韓

挹婁
倭人

濊貊

蜀志

卷第一

二牧

劉焉

劉璋

卷第二

先主

劉備

卷第三

後主

劉禪

卷第四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卷第五

諸葛亮 子喬 瑯 董厥

卷第六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卷第七

龐統 法正

卷第八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卷第九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 諶

陳震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卷第十

劉封 彭美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卷第十一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卷第十二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第十三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第十四

蔣琬

子斌斌弟顯劉敏

費禕

姜維

卷第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術繼

常璩

吳志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

孫權

卷第三

孫亮

孫休

孫皓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肅

燮弟壹

卷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

夫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徐夫人

祖父真真子琨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第六

孫靜

子瑜皎

孫賁

子鄭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休

顧雍

子邵

邵子

諸葛瑾

少子

步騭

少子

卷第八

孫紘 子玄 玄子尚

嚴峻 裴玄

程秉 徽崇

關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璧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潘璋

丁奉

徐盛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卷第十二

虞翻 子汜 忠 登 景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流

卷第十四

孫登

孫和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呂岱

三國志目錄

孫慮

孫霸

全琮

鍾離牧

周魴

卷第十六

潘濬

陸胤

卷第十七

是儀

徐詳

卷第十八

吳範

趙達

胡綜

劉惔

三國志目錄

卷第十九

諸葛恪

孫峻 留贊

滕胤

孫綝

濮陽興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五國志目錄終

魏志卷一

晉陳壽撰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

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

王克駁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

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相帝世曹騰為中常侍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一

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入大

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

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

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

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

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

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廷固張溫弘

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至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

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種暠於孟谷關搜得

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

帝曰騰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

介意常稱歎暠以為高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

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

即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

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

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

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

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3 132 33 893" data-label="Text">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

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

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

知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

但失愛於叔父故見問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

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唯梁國

橋玄南陽何顛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

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

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

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續漢書曰玄字

公祖嚴明有才畧長於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

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

以文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之產業極無所殖當
 世以此稱爲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
 交詩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
 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
 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
 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
 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
 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
 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
 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
 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夜行
 卽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徵拜議郎
 之然不能傷於是其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夫臧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
 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實武太傅陳蕃謀
 誅闖官反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
 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
 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
 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者

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
 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同避貴戚之意奏上天
 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
 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
 不復言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
 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臧汚狼籍於是奏免其
 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
 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
 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
 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
 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
 民生貧窮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
 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
 世之淫祀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
 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
 干忤恐爲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

魏志卷一

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長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

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

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

坐藉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

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

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不得

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當有陰謀不

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

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

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

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

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用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

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

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

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

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

郡守以叛眾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

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

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

聞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

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中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

欲盡誅之事必宜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

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

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

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

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卓遂殺

太祖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已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

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

冀州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

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

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

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

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

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卓馥自知言

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觀

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

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觀 豫州刺史孔伋

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兗州刺史劉

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虛枯吹生 兗州刺史劉

岱 岱劉繇之兄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

開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

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 謝承後

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

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毋班

班親屬不勝憤怒與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

太祖并勢共殺匡 山陽太守袁

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 濟北相鮑

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

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

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 英雄記曰紹後用遺

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 濟北相鮑

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信

信事見
子勛傳

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

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

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

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

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

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

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

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熒陽汴

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

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

太祖所將兵少方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

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

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

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

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

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逾可

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

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

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

亢士卒多叛

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

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

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共

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勿主微

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軍北面我自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

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

等眭申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

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

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

山攻毒等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贖救趙而攻魏取身欲走西安攻臨

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

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

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

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畧諸郡為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

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
 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
 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輩相隨軍
 無輜重唯以鈔畧為資今不若育士眾之力先為固守
 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
 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麋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
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
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
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信乃與州吏
 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
 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

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父數乘勝
 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
 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眾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
 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
 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
 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
 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眾乃刻木如
 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
 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
 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軍經屯平
 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
 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



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
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大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
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
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
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
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與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
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

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
請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

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
免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圍門

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

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追都尉張闓將

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則夏使荀彧程

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界海還過郟謙

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

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軌
罪謙之由而殘其屬亦過矣會張

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

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

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

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

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

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

去袁麟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

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

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

出而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

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

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

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

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

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

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

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

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

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

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

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

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

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

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

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

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

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衆所

殺兗州平遂東畧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裒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勳初奉別屯梁太

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

事獻帝紀曰又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

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

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

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逾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曆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天子之東也奉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

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自遭荒亂幸
乏糧穀諸軍並起無

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老解流離無敵自破者
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棗袁術在江淮

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
疆兵足食泰人以急農兼天不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

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數百萬斛於
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

兼滅羣賊
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
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

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
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

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魏書曰公所乘
馬名絕影爲流

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
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無

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
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

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
公領兵入見皆

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
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袁術欲稱帝於淮

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

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
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
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

這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
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濟水祠亡將表將鄧濟據湖陽
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

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

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公將引還繡兵來公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

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表兵合守

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

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

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

公曰虜逼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

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

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

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

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彧

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

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

禮昌稀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

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
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誕
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誕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
老母在彼可去誕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旣出
遂亡歸及布破誕生得衆爲誕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
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魏書曰袁紹
宿與故太尉
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
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
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
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
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
羣臣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記公義內實離異深
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于
死孔融竟不免誅戮豈所謂先其言而後從之哉

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
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
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大城交戰大破之斬
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
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
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
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
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

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及逢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

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僕汝百

知耳 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 魏畧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董南向武關值妻子伯爲荆州道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逾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家間鬻贖繫著忠馬鞍以爲歡 笑 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

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魏盛

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於之以爲史之說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其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差乎後之學者將何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屬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

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

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鞶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土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埕為屯東西數十

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

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時公兵不

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

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

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

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

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

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

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

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

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

不得甚少二也諸書共曰云公抗紹衆入萬或云七萬夫

入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衆皆拱手就

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

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

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紹復進臨官渡

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

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

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

疆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

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法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

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

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

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

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

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

魏志卷一 本紀

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瞞傳曰公聞攸來乎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許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救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計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糧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日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桂元進騎督韓猛子呂威璜趙敵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日鑿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郭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

刻作金匱遺故在長畢論諸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興
臣書曰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檀鑄金銀印孝廉許吏皆
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
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
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
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
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
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
級輜重財物巨億

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
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

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旭旭古遼字善見三蒼
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
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會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

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畧
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
公南征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
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
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
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
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
遣使以大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
誕敷明德沈愛博容國念明訓士
思令謨靈幽體翳遊義輪矣吾以幼年遠升堂室特蒙
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者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

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土死知已懷此無忘又
承從容約誓之言祖述之後路有經由不以牛酒隻鷄
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性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
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已疾懷舊惟
顧念之懷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 進軍官渡紹自
貴土乃心陵墓義致薄奠公其尚饗

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

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酉今日司馬法

將軍死綏魏書云綏邾也有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

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

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

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今日議者或以軍吏雖有

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屬士

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

之人不闕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

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無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

功能論者之言秋七月今日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

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

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

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

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

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

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

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

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

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

於再葺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尚聞公北

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

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

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

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

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

沮音道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

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

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

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

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

曹備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

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逾擊破走之遂圍其營

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

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

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

魏志卷一 本紀

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房守冀東

門內兵配逾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

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

艱危遂懷逾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汚宅古之制

也而乃盡衣於逾臣之家加恩於饗餐之室為政之道

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

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初紹與公共

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

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

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

御之無所不可

傳子曰太祖漢之湯武之主豈同土哉

若以險固為資則未能應機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

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

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

租賦術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

通逃生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

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

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

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兖州公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敢還

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

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

月公入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

公攻譚

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

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

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

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曰

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

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

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

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

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獮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獮平縣名屬滄陽郡

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獮平烏丸奔走出

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

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弟五伯魚

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

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

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

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

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

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

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

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

襄賁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

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

誠在面從詩稱聽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器聞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器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

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

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

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

呼池入泝水

泝音孤

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

洶音洶

鑿入潞

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

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

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

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

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

重各有差

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

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

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

夫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將北征三郡

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

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逾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

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丸

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曹備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

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微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

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

也習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獻帝起居注曰使大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

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

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秋七月公南征劉

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

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

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

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神其能每書輒

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侯其醉而竊其札

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

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

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

及以鈞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官殿題

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

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

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

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

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疆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

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

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益州平荆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憲救合肥權聞憲至乃走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

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

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

羸兵為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於大

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

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詩

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

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

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

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

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

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

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

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

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

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勝薛大

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

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

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

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

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非

本紀

三

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
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
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近諸常侍以為疆豪所忿恐致家
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願視同歲中年有五
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
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
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
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
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
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
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
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
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
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
十萬衆又袁術借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
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
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
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
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疆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
殺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

劉表自以為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
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責已極意
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
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
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
志妄相忖度每用歌歌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
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
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
忍謀趙之徒諫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
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
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
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
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
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
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
膈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負金騰之
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斷典與衆

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
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
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
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
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
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
疆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
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
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
武平萬戶且以分損
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滅戶五千分所讓
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

范陽侯豹為饒陽
侯食邑各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

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
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

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

楊秋李堵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

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

西兵疆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

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

但觀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

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

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

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
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

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
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
小賊所困乎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

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突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

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

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

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

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

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

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

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六人馬語移時不及軍

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

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曰復與遂等會語

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

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過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

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

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

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他日公

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

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

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

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

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

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

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

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

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榮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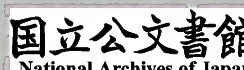
其民人

魏畧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二月自安定

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八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



公續漢書曰虞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

安初為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虞及少

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

權慮舉笏曰融昔幸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

融互相長短以致不睦公以書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

和解之處從光祿勳遷為大夫

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

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

譽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

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

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其孰能恤朕躬乃

諉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

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問王政服君則

虞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

攝造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

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

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

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

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逾肆於淮南憚憚君靈用丕顯

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

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返張楊殂斃陸固伏

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逾亂天常謀危社稷

馮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

思卷一

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

官渡大殲醜類

詩曰致天之於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絲則殛死

俾我國

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

高幹成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

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

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

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

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

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

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

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

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

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

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

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

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

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鉅鬯弓矢大啓南

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

德明保朕躬奉蒼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與日海隅出日周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慙焉朕

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

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

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

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盤庚曰

安不昏作勞鄭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

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克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

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

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

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逾節折衝四海是用錫

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躬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二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勲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解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賈翊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潘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

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與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辟臣以土受命中國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梳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徽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勅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



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
既處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允受一是猶
漢朝之賞不行而彼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
東海疆域并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
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
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
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
忠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魏畧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
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
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
役日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願
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
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
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
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選
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
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
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
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

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
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

受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

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
安陽亭侯王邑齎壁帛玄纁絹五萬匹之

郭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
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

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

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
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

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
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

王千萬叛應超屯與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

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萬部率羌

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
 攻與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與將之官
 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
 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
 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
 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
 聖也但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
 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
 者五人齋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
 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
 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
 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
 癸酉二貴人至消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
 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太

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三月天子使魏公位
 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綬遠游冠獻帝起居注曰使
 左中郎將楊宣亭
 侯裴茂持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
 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
 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
 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
 平其九令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
 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養兵
 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而
 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
 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
 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與貴
 國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夫歲
 有屈而敵心未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
 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初隴西宋建
 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曹屬有子曰玄初隴西宋建
 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攻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

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
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

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

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勸兵入宮後后后用
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

史大夫和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
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和公天下

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

旄頭宮殿設鍾虞乙未命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

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

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

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

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

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

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

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

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

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

賈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

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畧曰遂字文約與
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

章為督軍從事遂奉計請京師何進宿開其名特與相
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來揚北

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來揚北

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等所劫不得
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
艾靈帝紀曰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

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

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慄高祚等乘險

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

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
行千里升降險阻軍

人勞苦公於是大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

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

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

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孫盛曰朴音
厚濩音戶於是分

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

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
典在於外臨事之賞或宜速

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

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

欲民速視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

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

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

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

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

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

自今已後臨事所既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威

使忠義得相獎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
勳勿有疑焉

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
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

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
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

凡六等 臣松之以爲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

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

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

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

天威一舉滅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

遺陳賁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餼人馬皆益肥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

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

日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

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

而篤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

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

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

立須臾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生

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

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

尼曰雖違衆吾從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

下誠哉斯言也 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

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

民素習白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 夏五

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

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

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

馬昔我聖祖受命初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

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

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

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

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奉土分崩猗兒縱毒自

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

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

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

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

初開魏國錫君士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
 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
 建南結巴蜀羣逆今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
 梟其元首屠其窟廬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
 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陸縣旌萬里
 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日
 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
 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
 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
 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
 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爾綬符策敬服朕命
 簡恤爾眾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
 辭詔二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
 為典訓故勦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
 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
 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備思其對豈有若君
 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
 此是以每將鏤符折瑞陳禮命冊審察慨然自忘守文
 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

訓後世也其抑志擢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
 以公為北部尉曹曄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
 及公為王召建公到對舉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
 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
 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
 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為
 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賊
 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微代郡烏丸行單
 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公主食湯沐
 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
 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
 相國魏書曰始置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遂征孫
 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懿權

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
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
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
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
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
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汗辱之名有見笑之耻卒
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
毋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
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
敵力戰若又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汗辱之
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
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
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
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

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

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

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違違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

所宜便以領長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

更統事如故

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月

碑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季

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于邈邈弟穆等

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

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碑之風

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

劉備時關羽疆盛而王在鄴留必與兵督許中事文然

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

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與

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

天明必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
獻帝春秋曰收紀是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懷香
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是頓首博頰以至於死
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
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
左王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

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
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

等叛遣鄆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
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

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
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
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
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
已上復不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
事家一人

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

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

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

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畧民吏保宛

初曹仁討鬪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圍
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

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鬪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
說音曰足下願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
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勳力比曹公軍來鬪羽
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
與太守收餘民圍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
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

魏志卷一 本紀 五

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為助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鷄肋棄之如可惜

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

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

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

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感眾才傾

動郭都鍾繇由是辭馬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郭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

者數十人王和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冬十月軍還洛陽

曹瞞傳曰此部尉解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

征羽未至是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魏畧曰孫權上

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相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

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斯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相靈之

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選邇怨歎是故

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

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

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相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尊

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盛訶曰夏侯惇耻為漢官求受魏印相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

世語為妄矣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

於洛陽年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

王使工蘇越徒美黎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遺今日天

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遂寢疾

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

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

寶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

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

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

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

閑如不欲戰然及至夾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

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

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

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

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

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常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

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

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

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飾飾攻城拔邑得靡麗

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勤勞宜賞又吝千金無功望施分

毫末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堂以送終之制襲稱之

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婢不過十人太祖愍嫁妻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皂帳從

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栢譚蔡邕善音

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

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盧江左慈譙郡

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邴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

尺亦得少多飲鳩酒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

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

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帽

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

容非國容也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

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鞞囊以

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大笑至以頭沒桎案中肴膳皆

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桎案中肴膳皆

活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詩畫勝出

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

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治太祖沛國相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相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敢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踞四州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肇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筭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志卷一終

魏志卷一終

魏志卷二

晉陳壽撰

文帝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射騎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大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二

六

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魏畧曰

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

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

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

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

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不昔皇天授乃顯考

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

宇宙朕用垂拱負屨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

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不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

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丞相

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退夷未實虞

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罷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

之秋也豈得脩諒聞之禮究曾閱之志哉其敬服朕命

和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

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

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籓之禁輕

關津之稅皆復什一幸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栗

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措克暴虐者舉其罪

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

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

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

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

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

其應也丙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

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

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

自繼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

登穀三百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歲貊扶餘

解遣歸家

單于焉者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

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

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石中尉徐爽國淵

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

愍之其皆拜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

子男爲郎中勅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

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魏書

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

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畧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傳

之璧由井里之田藺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

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

以經學輔侯宜旦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

夕入侍曜明其志

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

從而隆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

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

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

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爲兖州

傳刺史見王凌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庚午遂

南征魏畧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

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此百

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

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

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

力戰疆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典愚謂大王且當委

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令矧基便復

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

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

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筭其

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解龍麟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悔就考竟殺之既而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悔之追原不及

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

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庭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

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

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

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畧載王

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上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之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國之眾願負其子而入鄆鎬斯豈驅畧迫脅之所致哉乃

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甲午

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

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

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

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

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

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

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

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

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畿空予降

暮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績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

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

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

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

魏志卷二 本紀 三

務濟功服其馬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
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
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八月
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石邑縣言鳳凰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
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槨積殯斂送

致其家官為設祭槨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
軍死為槨應劭曰槨小棺也今謂之

積應塚百一詩曰槨幸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丙午行

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袁宏漢紀載
漢帝詔曰朕

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之勞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
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災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

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
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

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
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

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

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

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

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

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

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

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

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
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

庶姜合羈族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
者魏公子相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
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
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二人來寫
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
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
國人不協或欲西通會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
上客也言發測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
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
殿下即位初年禎祥眾瑞日月而挺慶萬國作李臣每
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諂慶萬國作李臣每
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况臣名行穢賤人
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
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
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今日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
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
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
給事黃門侍郎王粲童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
上事考園縛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
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禮未嘗而赤

焉嗚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考旦以徵字成木葉光
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者聖哲非有言語之
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
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
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
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暮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
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
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息藻王今日犁牛之駸
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觀斯言
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歲使聞知
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
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
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
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
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
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
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舍孳曰漢以魏魏以
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
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
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



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漢
 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
 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昏
 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
 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
 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
 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
 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入四十
 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
 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
 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
 代與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遇之至於八
 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日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
 家四百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
 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
 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
 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
 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災惑失色不明十有
 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

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此
 年巳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
 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於上
 下是以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
 見於郊甸甘露醴泉音獸神物象瑞並出斯皆帝王受
 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
 鳳凰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亦鳥
 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
 應皆為聖人與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
 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
 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
 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
 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
 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
 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
 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
 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
 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
 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
 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

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識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至
 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
 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于明辟書美
 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
 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祗下寧
 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
 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
 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爰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
 敢違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國
 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
 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
 掉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
 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于明辟
 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
 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
 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
 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命書懇切
 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
 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
 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
 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大道之大要也是
 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
 甚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
 存亡非人力所能逮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
 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
 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
 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
 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
 黃運期姓緯之識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
 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禮
 享兆民顯顯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
 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
 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
 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
 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屋
 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
 慙象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
 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鄧渾羊
 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
 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
 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實以
 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也非
 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
 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
 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
 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
 長之施今八方顛顛天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
 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
 不安令曰世之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
 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况吾託十人
 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拓跋
 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稿死藺書
 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
 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公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

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
 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
 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
 於陵之所富蹈桓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道蘄者之
 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
 奪哉 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
 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
 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干常帝王不 姓由來尚矣
 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
 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
 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典輦轂禍由闔宦董
 卓乘彘惡甚澆德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
 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
 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
 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
 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
 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
 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
 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祗紹天明命隆降二
 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大常音奉皇帝

聖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
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
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
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
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猶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
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
違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
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
敞之處設壇塲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
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
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
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
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
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塲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今日屬
出見外便設壇塲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
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塲士使歸既發璽
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詔邪
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
農此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

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携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
投深淵且顏觸懼大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
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
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
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
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
之詔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巳未宣
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 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
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
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比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
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
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
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
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
降瑞人禱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微勿用將焉避
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帝之
昭違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也
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塲至吉日受命如
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相成子高辭夏禹而匿
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

皇元先二

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徇榮名義夫高貞養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德今諸卿皆孤服朕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眾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勲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益無窮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大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

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冀茨未植階庭蓬蒿未生庖厨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勳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眾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專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命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採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

丙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
而逾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
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土璽
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
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
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
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
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
也昔光武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
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
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
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清
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
治又曰王耆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
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顯
頊受命歲在豕韋需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
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顯頊受命之分也始魏
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
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
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火臣

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
肉而禪有虞終無愆色舜發難畝而若天下若固有之
其相授受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
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
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及覆備至雖言語相喻
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逾天命下
建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
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
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
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
當之今讓與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册詔曰皇
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
世驗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
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
歸聖德違天不順途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
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識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
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
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
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

無逾朕命以祗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栢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讓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勅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及汲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逾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

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讓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者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命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大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宜叙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于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

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
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疆
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虞舜而
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奪后執玉帛而朝之兆
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謠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
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
而不愆或受禪而不辭不愆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
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虞氏之
子為賓于有虞虞氏之胃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
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
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虞賢
害仁聚斂無度政在變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
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勞
並竭帝室遂早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
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
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
定也天祚幸土必將有主主幸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
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
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懼懷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鴻謙
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

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
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
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
已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勲乃受禪于陶
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
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畧陳私願庶章通
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
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
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主誠謹使宗奉書相
國欽太尉詔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
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
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
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
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禪奉天時也不禪
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
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
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狂
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畧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
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
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

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闔宦祿去帝室七世矣
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
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節風為民
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策宮
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
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
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克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
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
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
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
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
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
魚乎微夫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
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
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
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
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
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仰稽
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
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

服色當施行上復今日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
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苦固有
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
可違孤亦曷以辭焉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
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
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脊比顧帝皇之業實有
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
讓至十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
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
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顛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
天人之命已四至而陛下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
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
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
德不同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
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誦謠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
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
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登壇乃為壇於

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

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

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

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

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

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尾

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

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不丕震畏天

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

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不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

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

寮登壇受帝璽殺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承吉

兆民之望禘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

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

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

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

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

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

邢史乎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二十一年景公問曰天

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下亥臣將死死後五年

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

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

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

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

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

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

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

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

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

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
奉常為大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太農為大
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
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
午幸洛陽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
盧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
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
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
柔故除佳加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
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

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禮天
分夕月尋比年正月郊祀右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
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
紀為脫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
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巨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

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細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
兵征伐也官渡之後四方
尾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蓋
祖以秦甲為國本光武恃河
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
壇受禪天以此

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

郡西部為廣平郡魏略曰改
大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
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為
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
又增其復

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



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
 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昔大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
 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
 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
 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
 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
 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更卒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

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

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

嶽四瀆成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祀

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

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

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

光祿大夫魏書曰已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

賓禮黃考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

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

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履鹿
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
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耻為魏臣遂稱足躄不復行
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
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
魏臣終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
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飛光故事
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率以優
崇之卒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
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薨
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牛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
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開胡决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
曰昔魏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决
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
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惟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
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
巴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

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
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
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
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
萬畧之弊禍發拘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二月都善龜
將軍其尤厲威武勿蹈苛切以稱吾意
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敕氏羌來王詩書
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也皆叩塞門來服從
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置戍已校尉三月之

丑立齊公敵爲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
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
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
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爲鄆城王癸亥行邊許昌宮
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
北諸郡爲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
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
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
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書今至矣後七日破備
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

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

十八人請荆州刺史奉上市所假印綬柴棧幢麾牙門鼓
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郤等
人人前自陳帝爲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
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
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九
史郤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
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
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
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盛
經國營治必憑俊詒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
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用二三
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莽古
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爲心惟德是長則
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
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

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鼻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矣

言非帝者之宏議 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

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禫存不忘

亡也 押音扶歷及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禫 昔堯葬穀林

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 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墨不變

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

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

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

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

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

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輿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塋君

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

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

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志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

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

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

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

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別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舻直渡其南洛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雀鼠不得出入此凡上肉耳而賊中瘴氣疾疢來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威揚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伏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丁未大司馬曹

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
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

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
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

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六
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

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
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

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巨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
禮如此則魏氏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魏書

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
辛未校獵于熒陽

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
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

各五百戶是夕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
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逾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
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

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
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

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頴
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

魏志卷之三
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

卯六日書其行還許昌宮

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

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災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

以日亂其辭行違其誠者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

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

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

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

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

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

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

魏畧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

苦貧者振貸之

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

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

設校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

賢帥輔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

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

書令領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

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

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

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

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三

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奇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月行幸召陸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

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

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

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
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畧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
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為
詩曰觀兵臨江水
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
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戰兵稱
賈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積
顯克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
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
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
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
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
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
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
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
年四十魏書曰殯於
崇華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
以終制從事魏書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等
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
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
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
君子以為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鄭城侯植為
諫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
時地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

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
日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
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情哽咽袖鋒抽刃歎自
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威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借
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
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
素旂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
分中何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
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勲季嗣不維網漏于秦
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靡
是遵王綱帝典闕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乾坤
歷簡聖授賢乃春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祥合契上
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
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
無罔克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王之瑩聽察無嚮瞻未
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
戮遠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
揚則陋舉湯代禹授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崇弗
禰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
遵下以純民慨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

乘駁之輅行夏之辰黃根金屋翠葆龍鱗緋冕崇麗
統維新尊肅禮容囑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
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就
臣際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敵鳥墜江岷土若
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致珍條支絕域待子內
脩先皇功侔大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龜
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皓
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藏塗
靈芝冒沼朱華陰者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
稷我忝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浴德全義
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勲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
地賓禮百靈勳命祝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
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佞祭獻壁奉
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鏗頌德詠功
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
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太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
神恭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
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還康夫行匡之在
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為
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厝土俾我笑

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
遠存亡深悲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躬
玄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
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室精禽因默
望魂之翔於是侯大隧之致功今練元辰之淑禎潛華
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
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輿
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闕闕之長高谷遠臣之渺渺兮成
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榮
以橫奔兮闕闕塞之嗚呼顧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
我嬰欲高飛而遙逝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
今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
傲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
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厚兮與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
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
誠嗚呼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書

初在東宮疾疢七歲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
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
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遺痼數起士人彫落
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籍論詩賦蓋百餘篇
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
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
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
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作
稱帝孝文無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
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
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
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
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
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
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
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
以權旣觸罪法入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
王儀表者如此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
詩賦餉孫權又以
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帝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逾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典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交豫之師戰于熒陽河內之軍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與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

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未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巧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也因偽深進展果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稍染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戲為坐鐵室鑿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斂學以單絞復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斂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

所喜雅彈琴畧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
 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
 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雅吾與
 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
 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琴能屬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基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
 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蘇羊其

六余第

學琴操

魏志卷三終

魏志卷三

晉陳壽撰

明帝叡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

在左右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

曰我基於爾二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

並列惟惺好學多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

識特留意於法理郭后無子詔使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三

本紀

一

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
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
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父
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
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
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
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
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
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
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曰舉人
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
貞漢孝武之儔才真微不及耳

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緄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
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
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
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
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
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
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
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
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
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
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
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

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磬討斬之三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者主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被盡家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耳耳奴被恩父皆許諾時

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畧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鳴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責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觀味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探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貌過人舉莫不屬目

又王近出乘小犖執達于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舉臣或以為待之大恨又不宜委以方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階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懿遣參軍朱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及于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

不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若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讐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別趾適履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思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畧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足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盜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

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
 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魏
 自是時譎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
 欲推始言者帝曰天魏
 下皆言將何所推魏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
 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
 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
 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
 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
 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
 是使將軍

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
 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
 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
 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
 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
 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
 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
 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遣兵
 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磨壓其衝車
 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
 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
 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
 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
 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
 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如此
 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
 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
 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
 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
 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
 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
 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
 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
 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
 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
 文逾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屢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

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
 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
 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
 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
 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
 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
 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大皇帝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其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廢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禮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生正斯宜矣

魏志卷三

本紀

五

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
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
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
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
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
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遼
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大傅鍾繇薨六月
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
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

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牲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

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為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

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

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命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

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

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
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
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

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

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

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

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

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

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

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

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毋后攝政防微

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

能不興思其命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

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今十一月

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

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

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

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

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土皆以郡為國三月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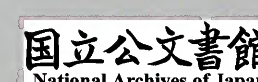
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

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

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諡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

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

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子



魏志卷三
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冀近太微上將星庚寅
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

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烝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戊寅北海王綝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

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

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

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

魏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

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

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

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

登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譙宜祿曰人取汝妻

而為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

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座

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畧曰朗遊遨

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

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

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

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

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雖知朗無能

子秀勁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畧以朗與私桂俱

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揚秋

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

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

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

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

後桂見太祖父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苗侯因更親附

臨苗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

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劄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

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

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

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

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

使中正日朕傾邪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十二月

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

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

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

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

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時京

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

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

中一鄉中輒為之儉

傳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

魏志卷三

本紀

九

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歿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

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

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

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

告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帝

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天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

落四海如喪考妣過密小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諡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獻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歟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專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明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歟敢不奉承微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諡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夫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逾臣董占十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憑起帝自西京狙唯求定璽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結亦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

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
 又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
 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
 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
 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
 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禮既舉凶
 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王表功高嶽自往迄今彌歷七
 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
 極念重光紹成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懿
 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
 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
 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不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
 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
 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
 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日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
 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桂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
 氏鄉侯康嗣立焉山陽公
 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

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

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

又致中憫婦人之節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雅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能幾矣其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

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
 漢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
 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
 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

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
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
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
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
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詠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已
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
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
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
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
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

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
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

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管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
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
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
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

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

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魏畧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
總章觀高十餘丈建朔鳳於

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權越歌又於列殿之北
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
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
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干
數通引穀木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舍受神龍吐
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軍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
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闐闔諸門闕外梁
恩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
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
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
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
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天
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
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
君子平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
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
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
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
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
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懽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
費莽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
官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

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上
為山頽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哀亂以來四
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
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競
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
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
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
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
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
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
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
虜與觀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
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
古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嬰言散騎奏臣
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
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
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
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
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
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
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

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

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貢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一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夾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馬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圖七尋中高一仍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

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
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
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
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

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
 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
 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
 陷寘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
 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
 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
 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
 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
 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
 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

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
 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在音仕於是

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

改年爲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

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

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

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

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

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

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

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

考之羣藝歌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

四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旅

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為土行故服色尚黃

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騶牲用玄

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駉

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為正物

牙色白周以建子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

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

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

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朝大赤即戎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

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禘祠蒸嘗巡狩蒐

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

斗建為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

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

僕射衛臻為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

庸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

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

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

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

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

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

昔華樂以厚歛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

正乎夫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

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

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率諸

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

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
 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
 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畧
 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
 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
 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
 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
 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
 陽南委粟山爲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
 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
 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
 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上

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
 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
 氏系世也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口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
 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
 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
 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邛邛音其
 已反四縣置襄陽南部
 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郡
 葉縣屬義陽郡魏書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簋駱駝銅人
 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陵
 大發銅鑄作銅人一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
 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
 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
 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
 帝徒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魏
 畧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

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管趙
 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
 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
 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犬之猶宜隨時不
 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生山
 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臺九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
 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
 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
 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
 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
 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
 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
 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
 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
 勿問後為員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千寶晉紀
 曰帝問宣

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
 地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
 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
 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
 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
 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
 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
 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
 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
 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
 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
 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
 或替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識宜
 有副今比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
 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
 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畧選
 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母丘
 儉志記云時以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
 儉為宣王副也

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

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斬鉅龍亢山桑波虹

波音胡交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

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

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

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

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

祖光武陵四面百步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

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詔等叛涼州刺史率諸

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

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

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先侯宕華營

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准勅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

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贊為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

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

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

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

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

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

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

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

閏月月犯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又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問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擊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

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固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二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畧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

以施各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
 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
 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
 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
 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曰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
 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
 下即曰帝崩于嘉福殿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時年三十六臣松
 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魏后明帝應以
 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
 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魏書曰帝
 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容止可觀
 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
 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易
 絕浮華諸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
 帝之大畧性特彊議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
 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合垢藏疾容受直
 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千百封雖交辭
 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
 帝大姿秀出直髮垂地口吃以言而沉毅好斷初請公

受遺輔導帝皆以乃任處之矣自已出而優禮大臣開
 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
 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
 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高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
 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
 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

不

三

魏志卷三

孫資

布

